

【守护家园】

守护无塔之塔的老人

沈欣

我见过的古迹不多，去过烟台官家岛的张桐人故居。作为书法家、慈善家的桐人先生，只留下一处匾额为“邀月”二字的墨迹，其余尽遭破坏。桐人先生为官家岛小学捐款助教，所立石碑惨遭破坏，残缺的碑石早已做了民宅基石。还是在桐人先生的后人张寿基先生的指点下，我花费了半下午才找到汉白玉做的石碑的残块。虽然村民每天都从这里经过，却熟视无睹。

我看见了刻在碑上张桐人先生的名字，打量着，思索着，如果没有张寿基先生的留心，村民根本早已忘却，一切的功德都被埋进了岁月的沙土里。作为后人谁会感恩戴德去纪念一个曾慷慨解囊的慈善家，恐怕校史上也没记载吧！我们的孩子知道吗？我们心安理得地接受给予，叩问我们的良心还能安宁吗？看看碑上的字迹，没有因为风霜侵袭而灰暗，相反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晶莹的

【品味生活】

爱上那片海

尚英卉

四年前，我怀着对海的无限憧憬来到了烟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军训过后，我和两位舍友来到了海边，亲近我期待已久的大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无边无涯，一望无际。我迫不及待地脱下鞋，挽起裤脚，走进大海。海水很温柔，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小脚丫，弄得我痒痒的；大海也很调皮，她不时溅起的朵朵浪花，打湿了我的裤脚，凉凉的。

大二那年，我们社团组织了一次看海上日出的活动。我们一行二十几个人，租了八个帐篷，在夏季的傍晚来到了海边。我们分工合作，有人扎帐篷，有人摆物品，有人负责点火，准备烧烤。暮色降临，我们躲过了巡警的检查，正式开始海边烧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夜晚的大海，没有“海上生明月”，也没有“滟滟随波千万里”，夜晚的大海是恐怖的，海浪翻涌，海风呼啸，似乎要将一切吞噬，我们互相提醒着不要靠近海。大约午夜时分，海风渐息，海面变得异常平静，有的同学已经进入了梦乡，此时的大海是静谧的，好像刚刚发完脾气的君王，他在酝酿，在等待。这时的大海令人毛骨悚然，看似平静的海面不知何时疾风暴雨就会席卷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海上无边的黑暗让我们不敢高声语，唯恐惊了天边睡熟了的海的儿女：到了凌晨三点多，有些同学渐渐醒来，我们谁也没有忘记来时的初衷，一睹海上日出的风采。四点多，东方天边开始泛白，不一会儿开始有些许红晕。此时，海水落潮，我们光着脚丫走出好远，清晨，海鸥精神饱满，不时在海上盘旋。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等得不耐烦了，太阳渐渐露出了头顶。我们谁也不敢眨眼睛，盯着太阳慢慢升起。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在心里默念：出来了，出来了，多一点，再多一点，宛如在迎接一位刚出生的婴儿。很快，太阳露出了半边脸，在海天相接处。不是有几只海鸥飞过，像是在给太阳助威。当太阳露出大半边脸时，好像看见了我们许多人在看她，躲回去也不是，藏起来也不行，竟僵持了好久。最终，太阳还是鼓足了勇气，跳出了海平面。这一次海边之行，大海教会了我什么叫“黑暗之后就是黎明”。

如今，四年过后，要离开了，恍然间才发现，我已爱上那片海。

光泽，依然洁白如玉。

再就是笔者到莱山区远陵亦采风，听说那里有白姑塔的遗迹。还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冷雨扑面，寒气逼人。我踩着土路一个人上山，正不知道去向，碰巧遇到一位初姓老人，就住在山坡下的平房里。老人问我：“你是来给老家树碑的吗？”听说我的来历，老人拿着手锯，锁上了门，就带着我往山上走，一路是荆棘和杂草，老人的背虽然有些驼，但走起路来步伐矫健。

我一路跟随着老人的足迹，看样子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雨时缓时急冷冰冰地落在头发上，脸上。我给老人打着伞，老人说不用。老人拿着手锯，在前面给我开路，遇到挡路的枯枝藤蔓都用手锯割断，真有些披荆斩棘的气势。到达目的地，白姑塔的遗迹已显现在我的眼前，几方土堆，一堆乱石。老人逐一给我介绍，哪块石条是进大殿的台阶；哪处是正殿；哪一处坑是关老爷塑像的底座；哪是过去后院种菜的

地方。走到一棵扁柏树下，老人告诉我，这棵碗口粗的扁柏有三百多年了(经笔者验证不是如此)。

多次和老人交谈，老人听力不好，但谈起白姑塔来，还是兴致勃勃地说，村里到牟平赶集，出了牟平城西就能看见此塔。过去年轻后生赶集迷了路，随行的老人就会提醒，顺着远处的白点(白姑塔)，就能走回家。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白姑塔的名气了。

老人送我下山，我说：“咱村都建新小区了，您怎么不去住呀？”老人说：“跟这习惯了，刚才老伴还给我蒸的干粮呢，你进来看看这里什么都不缺！”进了院子，有好几个拼凑起来的玻璃房，种着一畦一畦绿油油的韭菜。一进老人的家门，就看出好久没人拾掇了。家里用品简陋，炕上连一个像样的铺盖都没有，虽然冬天刚刚过去，我不知道古稀之年的老人是怎么熬过这一冬的！老人指着马路对面那片地，无不骄傲地说：“这是我开出来的地，今年又可以种花生和地瓜了。”走到一个

水坑边，老人说：“这是我养的鱼，都有一尺长了，这个水坑怎么旱，水源也不会枯竭……”

当我想告别老人，老人把他老伴的手机号码给了我，说有事还找他。老人送我走远了，我向后回望，还能看见白姑塔遗迹的那棵扁柏，葱葱郁郁地挺拔着，想着老人说：“等过上半个月，这里梨花白，桃花红，可好看了……”如果那塔还在，这里就不会是这样寂静，有许多脚印会踏平此处。不知道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老人，守着无塔之塔能守多久？他所记忆的有几个人能了解，老人唯一的心愿是能够把塔修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塔没了，扁柏又将何去何从？守着无塔之塔，老人是否更加孤独？我不忍继续猜想……

我们的大脑储存的东西越来越少，可以忘记的越来越多，我们的家园需要更多的烙印。本土的历史文化，要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印迹的，让我们懂得接受的同时能学会给予。



【名木古树】

古树比母

笑，用手指了指，说：“传说肯定有，自己去看嘛，碑上有记载。你顺着村中央的大街一直向东，很快就到了。”

听了大嫂的一番话，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不觉间加快了车速。就在驶出村子的一瞬间，我的眼前一亮，一棵千年古树的雄姿就呈现在了我的眼前。紧挨宽宽的沙土路北边的麦田里，一棵占地约一亩多地的古树傲立其间，苍劲古朴，昂首云天，枝柯交错，凌空飞动，在蓝天下，似乎正演绎着一幕幕凄美的华章！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拿起照相机不停地按动快门，试图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自己心中的“英雄”，让时光留下永恒的记忆。

从碑文中得知此树名为黑弹树，是北方稀有植物，原产地四川省宝兴一带。此树是明初洪武年间王姓移民立村时栽培的，距今已有630多年。更为难得的是历经六百多年，古树仍生机盎然，型貌其美，实属罕见。

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年，王氏先人被迫来此居住时，是何等的伤感！亲人的别离，故土的眷恋，顷刻间凝聚在了这棵来自故乡的小树，亦或是树种身上。主人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满怀深情地种下了这棵寄托着情愫的树，这一种就是六百多年。时光荏苒，沧桑巨变，物是人非，而不改的是后人对故乡的无限

眷恋之情。同时，也让我们高兴地看到古树及王氏的后人历经漫长的六百多年时光，已将这片热土当做了自己的故乡，把全部的情，全部的爱倾注了进去。

古树啊，你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骄傲！尽管现在还是初春，时光没有让你尽展枝繁叶茂、勃勃生机的风姿，但怀抱里的我还是依然能从你刚劲的粗壮枝干中真切地感受到青春的韵味，永不低头的抗争精神。我想这不正是天下所有的母亲那种骨子里所具有的品格吗？虽然无情的岁月在你的躯体上蛀蚀了两个不小的洞，需要人们细细地为你弥补，甚至用铁架支撑起那些低垂欲裂的枝条，但这一切丝毫不减我们对你的敬仰与爱戴！每逢过年过节，或遇到解不开结的时候，周围村的人们都会给古树挂红，以求平安，得到心灵的慰藉。

铁柱搀扶着的老树啊，看到你就想到了我年迈的母亲，依偎你就如同拥入我母亲的怀抱，是多么温暖，多么幸福！古树，母亲；母亲，古树！一直以来在我心中有个奢望——能够时时刻刻看到你，每时每刻抚摸你！

历史悠悠东流水，岁月跚跚西边雨。夕阳古树炊烟，小桥流水人家……我多么渴望永远陪伴母亲左右，静享远离喧嚣的平淡生活……

愿古树常青！愿母亲健康长寿！

【寻山访水】

龙山行

张泽松

龙山，位于蓬莱市区东南方向三十余里。海拔高度不过四百米，却是方圆几十公里的最高点，是一个一山望三县的地方。东看虎山风电，南观艾山山脉，北看蓬莱、长岛仙境，西眺黄县、渤海。

山脚下村庄密布，多安详静谧，透露着一股乡村生活的恬美。碧绿的池塘，探出墙头的柿子树，挂满扁豆佛手瓜的藤架，突突作响的手扶拖拉机，闻声而出的老妪，熟悉的场境更是添加了些许温馨的回忆。通往龙山有很多成熟的山径，南部更有石板铺成的机动车道。我们选择了自东北方向沿山梁子上山，初始没有找到路，吃尽了荆棘遍布的苦头。

事实上，小时候我们经常去龙山，或者去游玩或者去割棘子，因为棘子好烧火做饭。我们附近的小山都已经被割尽，所以不辞辛苦去距我们村约5公里的龙山收割棘子，不仅仅是割棘子，更为重的是赏景、钻龙洞。那时候，我们只感觉意趣盎然，无比兴奋，豪情满怀，自有一种别样滋味在心头。

现在，龙山顶已经架设了电视塔以及信号塔等，从而极引人注目。

一路上坡，周围村庄稀疏，到四公里处，山路两旁树林见稠，松林不时显露着它峭拔的身影。越走林色愈浓，茂密苍劲的树林北风吹得呼呼作响，到处是林，满眼是树，只有顺着跃上的山路向前瞅才略见晴空。我们被绿色的世界包围了，仿佛自己融汇其中。

山顶四周被高大浓郁的针叶云、松林所屏围，郁郁苍苍，像堵碧色城垣挡得严严实实，这是在山下不易见到的景观。因此只能抬头看天，望断云霄，碧落灵透，伫立凝视，颇有点飘飘乎凌空登山的味道，在这里观光周围的山川形胜，那是办不到的。真没想到会当凌绝顶，却不能舒展一下一览众山小的情怀。我想：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见龙山真面目嘛！这实在是一种与常规反差极大的新经历。

于是，我们在这山顶开始遨游。空气益显新鲜，林下杂草野花丰茂，蜂蝶竞舞。静静躺在那儿不言不语，谁曾想到这就是当年石破天惊愤怒喷射过黑黑的熔岩。正当游兴方酣，突然乌云压过来，谷风乍涌，山雨飘洒，雨林中的龙山碧黛妩媚，沙沙鸟唱，另有一番姿色和韵趣，但为时不久，又是云淡晴空。清新的雨露促使我们浓浓的游趣猛增几倍。

站在主峰绝顶，眼前境宇开阔，蓬莱城的高楼大厦及周围山村尽收眼底，甚至能隐隐约约听到渤海的滚滚涛响，但见碧峰如屏，千嶂逶迤。我们沿着崎岖潮湿的草径下到陡坡下面，找到了一股山泉。泉眼数点，周围为草丛植被，三面为云、松林拱卫。山高泉涌，自然奇功令人惊叹。面对祖国这大好河山，我们信心满怀，自有一种慷慨在心头。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投稿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xingzouyantai@126.com

投稿邮箱: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